



李掖平
等 / 著

心灵孤岛与世俗镜像

——
山东女作家创作论析



山东文艺出版社

心灵孤岛与世俗镜像

——山东女作家创作论析

李掖平 等/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灵孤岛与世俗镜像 / 李掖平等著. — 济南 :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329-5610-4

I . ①心… II . ①李… III . ①女作家—人物研究—山东—现代 IV . ①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0829 号

心灵孤岛与世俗镜像

——山东女作家创作论析

李掖平等 / 著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7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5610-4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山东女作家们以其长久持续的文学创作热情、源源不断的艺术灵思以及背负地狱而孤傲飞翔的文学姿态，已成为齐鲁文学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也越来越成为中国文坛的一道靓丽风景线。认真考辨评估山东女作家的创作成败得失，以及对中国当下文学的影响，将会推动文学鲁军在创作上的进一步繁荣，同时也可为当代女性写作提供经验借鉴。

本书是我们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课题的第二批成果，共分十章，对山东女作家小说、诗歌和散文创作的优长及其不足之处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辨析与评估。

第一章《以心灵歌哭对抗岁月苍苍》，是对20世纪90年代山东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和新世纪以来的山东女性诗歌创作的综合论析与评估。20世纪90年代的山东女作家们的小说创作，以清醒的女性自我审省意识、灵活多姿的结构形态以及繁富生动的艺术技法为基础，书写着被男权中心意识压抑、遮蔽、扭曲了的女性生命存在和生存体验，并在审视和寻找女性自我中同时审视和寻找社会，审视和寻找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女性的定位与意义，进而上升为对人类生存限度与可能性的诗性表达；新世纪以来的山东女性诗歌创作或雄阔浩瀚，或低回哀婉，或锐利冷峭，或风轻云淡，或唯美智趣，充分敞开了悲悯仁厚的博爱情怀和飞扬灵动的敏俏才华，以单纯与复杂、厚重与灵俏、尖锐与柔软、凌厉与温婉、朴素与繁华、规约与放达相融相成的诗情诗境，彰显出新颖独特的诗美之魅。

第二章《用柔韧抵御尘世的荒寒》，对方如的小说进行了解读与评析。方如小说注重对“亲情”的探讨，强调“家”的精神力量，能够在烟火气中升腾起暖意；方如笔下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划分为都市女性和乡村农妇两大类型；其作品多采用时空交叉这种镶嵌式的叙事结构，第三人称和第二人称的叙述视角交替使用，表现形式较为丰富多样。

第三章《灵魂的隐喻》，对杨袭小说的后现代主义风格特色进行了梳理与评析。杨袭小说的哲理和象征意味很浓，对爱情、生活、生命、死亡等重大主题进行了形而上的思考；其笔下众生常常处在“迷雾之中”，不同故事的人物往往在名称相同的空间上演着相似的剧本，呈现出十足的荒诞感；其作品还以重重叠叠的文字障碍形成了一种语言奇观。

第四章《欲望苦酒中的迷情悲歌》，从四个维度解读评析了郑建华的小说创作。郑建华对当代女性从青春少女到暮年老妇的欲望书写，揭示了女性在现实人生中的种种悲剧命运，体现出较为浓厚的人文关怀；在艺术层面上，她将情感化的生动叙事交织进女性独特的性别体验书写中，呈现出一种温婉细腻的文体风格。

第五章《以粗粝唤醒生活的疼痛》，是对刘爱玲小说创作的系统梳理和评述。刘爱玲致力于挖掘小人物灵魂最深处之痛的精神根源，将底层生存中难以分离的土地羁绊、难以消解的城乡隔阂和无法逃脱的荒诞命运展现出来；其人物类型及其性格在小说交织的复杂关系网中呈现；往往采用倒叙与插叙相结合的叙事方法来丰富小说的叙述空间，显现出一种自然简约的叙事风格。

第六章《在真实与荒诞之间突围》，主要从主题与艺术两方面解读评析了郝炜华小说创作的思想艺术特色。郝炜华小说的主题向度一是底层女性的荒芜之爱，二是城乡小人物美好的生活期待，三是病态的人性与命运的哲思；其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较强，奔跑的火车意象与蒙太奇式空间格局的结合，呈现出动态的影像效果，能让作者与读者任由自己的想象驰骋。

第七章《无痕有味的情感憩泊》，系统解读辨析了高克芳小说创作的成绩及不足。高克芳通过描述中国当代社会的亚健康婚姻状态和都市蚁族

的现实生存困境，捕捉时代烙印在个体身上的伤痛记忆，直面现实人生的种种创伤；在艺术形式上，作者常常以巧合来统摄小说的整个情节结构，通过啼笑皆非的故事、离经叛道的人物行为来创设一种情节陡转，极具简笔画风格。

第八章《生命的困厄与找寻》，对阿华的诗歌创作进行了系统解读评估。阿华的诗作紧扣记忆与生命两大主题，张扬灿烂闪光的生命意识和悲悯情怀，自觉抵抗越来越坚硬的现实和普遍的历史遗忘，呈现出一种生命的气度、深度和活力；其“直而不野，怊怅切情”的古典式抒情方式，赓续了中国古代诗歌中温柔敦厚、幽微窃妙的抒情传统，对“唯美”有近乎执拗的追求。

第九章《通往澄明之境的修行》，对李林芳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全面梳理辨析。李林芳的诗作致力于对“艾涧”这一精神故土、纸上村庄的歌咏，既是诗人对于乡村与城市生存秩序的批判性反思，也是对传统文化回归的渴望和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诉求；在艺术表现上，她善于运用时空穿梭的技巧，意象和物象具有绘画美，形成了自然、温暖、朴素、本真又不失美感的艺术质地，

第十章《情感幽栖中的诗和远方》，对林纾英的散文创作进行了细致阐释与评述。林纾英散文的最大特色就是擅长将古典诗词融入文本中，旁征博引地演绎那些诗词歌赋里叙述的情感故事，从而营造一种既古朴隽永又诗意盎然的意境；同时，巧妙借鉴小说笔法来塑造人物，将古典意境进行现代转化，建构起一种别具一格的艺术空间。

目 录

序	/001
第一章 以心灵歌哭对抗岁月苍芜 ——山东女作家创作综论	李掖平 /001
第二章 用柔韧抵御尘世的荒寒 ——方如小说论	翟丽丽 /027
第三章 灵魂的隐喻 ——杨袭小说论	王晓艳 /052
第四章 欲望苦酒中的迷情悲歌 ——郑建华小说论	张锡杰 /078
第五章 以粗粝唤醒生活的疼痛 ——刘爱玲小说论	刘 晓 /109
第六章 在真实与荒诞之间突围 ——郝炜华小说论	孙亚儒 /134

第七章 无痕有味的情感憩泊

——高克芳小说论.....缪晓岚 /157

第八章 生命的困厄与找寻

——阿华诗歌论.....苏 婧 /185

第九章 通往澄明之境的修行

——李林芳诗歌论.....殷 惠 /212

第十章 情感幽栖中的诗和远方

——林纾英散文论.....孟庆惠 /238

后记...../263

以心灵歌哭对抗岁月苍芜

——山东女作家创作综论

李掖平

我们在这里首先要解读和评析的文本对象，是20世纪90年代的山东女作家们自觉地以女性主义立场创作的小说。

众所周知，世界文化范围内的女性主义是在现代性、后现代性互衍共生的语境中喧哗起的一种话语声浪。从社会学层面来看，女性主义的核心就是“现代性”，而现代性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人类社会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必然出现的大政方针由政治重心向经济重心的转移。这一点对确定了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的中国来说更是毫不例外。进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化思潮大量涌入，造成了我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为女性浮出历史地表，重新审视自己、审视自我与他者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最佳的社会物质文化语境。换句话说，只有在80年代这种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情境中，中国女性文学才能走出男性话语的笼罩，摆脱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话语的遮蔽，浮出历史地表，进入一个真正女性化、个人化的自我发展时代，并进而导致女性写作从80年代中后期诞生发展到90年代走向转型成熟。

从哲学层面来看，女性主义的核心既有现代主义源自“上帝死了”之后人类对生存环境的自我焦虑与解困的希冀，又有后现代主义源自“人死

了”之后嘲弄人的主体地位，瓦解与颠覆“历史必然性”逻辑的虚无与绝望。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合力，一方面质疑并否定了传统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使全部的恢宏的形而上学大厦产生动摇甚至坍塌；另一方面以巨大的颠覆、反叛能量，唤起人类关于自身及其周边环境与秩序的种种反思和言说。在此境遇中登场的女性主义，以男性 / 女性二元对立的性别划分为理论预设，使长期处于社会象征秩序与经验现实中的“否定项”和“无意识状态”中的女性，对社会秩序中的男性话语和女性歧视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清算与抨击，力图争取与男性平等的话语权力，挖掘超越男性期待视野的女性经验，以此摆脱“被遮蔽”“被言说”“被扭曲”的命运，争取女性生存的敞开与自由，以及对自我、对世界言说的主动权利。而这种质疑和反抗男性中心主义的无所不在的性 / 政治压抑和剥夺的女性立场，其宗旨就是力图瓦解颠覆“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男权历史”的必然性逻辑，表征着社会生活世俗化和女性角色自觉意识的身体叙事构成了女性创作对男权宏大叙事的一种反抗。也就是说，关注女性身体内心、历史遭遇、现实处境及终极命运，已成为女性作家的一种文化和文学自觉。我们在这里所解读评析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山东女性小说，便是上述女性主义话语在小说文体中的具象化显形。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山东女性小说创作中，于艾香、路也、张海迪、宋潇凌、郑建华和马枋等人的作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她们的创作大都是以旗帜鲜明的女性身份、女性立场和女性生命体验来描写刻画当下女性生活的，主要揭示和反映了处身急剧变化的商品经济大潮中，都市女性尤其是都市知识女性生命存在的欢乐与疼痛，以及建构女性自我主体的焦灼与困惑。这些女作家从各自独特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感受的角度，揭示了诸多具有深刻意义的人生命题，在全国小说界产生了较重要的影响。在女性个体与男权社会的对立，女性生存的困境与超越的渴求，理想的委顿与情感的乌托邦，爱与美、善与真的悖反等层面上，山东女作家们把一种由女性角色、女性立场生成的成熟而又深刻精警的历史反思、现实感受、道德关怀和生命热情贯注进文本之中，以清醒的女性自我审省意识、灵活多姿的结构形态以及繁富生动的艺术技法为基础，书写着被男权中心意识压抑、

遮蔽、扭曲了的女性生命存在和生存体验，并在审视和寻找女性自我中同时审视和寻找社会，审视和寻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时代环境中女性的定位与意义，进而上升为对人类生存限度与可能性的诗性表达，创作出了很多优秀作品。

当山东女作家们张扬着女权主义的反叛旗帜，以犀利尖锐的女性话语，抨击、拆解甚而颠覆了男权文化秩序及其价值评判体系，传达出女性对男权中心社会的决绝抗争时，历来高居神圣崇高祭坛上的爱情与婚姻，在路也、于艾香、马枋等人笔下遭到了怀疑否定和无情嘲讽甚至彻底解构。路也的长篇小说《幸福是有的》尖锐地撕开了婚姻的本相——“丈夫”的形象是平庸呆板猥琐虚伪而又专制蛮横的，“婚姻成了一种让两个人在一起等死的制度”。大学女教师李洁抒和丈夫古元金之间没有任何情感的基础和彼此的信任，有的只是彼此的伤害和没完没了的争吵。老古满脑子的“唯男子汉大丈夫独尊”意识，不能容忍更不能理解和包容比自己优秀的会写诗的李洁抒。他要求李洁抒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甚至规定妻子连牙膏都只能用“黑妹”这一品牌。他整天像盯贼一样提防李洁抒红杏出墙，“像极有责任心的监狱看守那样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提防你越狱”。不仅一天要打八个电话询问，而且一回家就像侦探勘查案发现场一样检查烟蒂，甚至反复查数避孕套的个数。就连李洁抒写的每首诗，“都要经过老古这个新闻检察官锐利目光的审查，他的目光力透纸背，把每一个字都放到显微镜下考察”，然后从最含糊的词语和最阴暗的句子中揣测和臆断出李洁抒的不贞。李洁抒的领导、中文系主任、大学教授林之瞳，也是一个自私、懦弱、猥琐、虚伪的“小男人”。他一方面暗地里与李洁抒上演着梁祝般的爱情戏，尽情享用李洁抒的青春美貌和对他的爱，另一方面却遮遮掩掩装模作样，整天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目不斜视的面孔。他将现实的功名利禄奉为至高无上，为维护自己的声名和家庭的完整，不仅不敢承担爱情责任，甚至连李洁抒死后留给他的情诗都不敢接受。当叶如意（李洁抒的好友）按照李洁抒遭遇海难船沉之前打电话叮嘱的，将诗稿交给林之瞳时，他竟决然拒绝了这份临终嘱托，让怀着爱情梦想的李洁抒成为闷死在坟中的蛹。在李洁抒的追悼会上，已成为副校长的林之瞳“从容不迫地打着官腔，拿

捏着调子，用客观的语调，并掺杂进像水银柱上的刻度那样精确地掌握着的适度的悲哀，念着那些冠冕堂皇的文字，就仿佛他和李洁抒之间什么都不曾发生过”。路也用一个绝妙的反讽，毫不留情地剥下了自私冷酷的男人的堂皇面具，抨击了以虚假维系的婚姻和“爱情”。《饮食疗法》中，女主人公万紫与千红失恋后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表达了对男权爱情章法的极大蔑视。她们视女性生活为一个与男性对立的、自我封闭的世界，沉迷于远离男权文化的私人空间。在比较了“爱情”与“吃”的价值与意义后，她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吃，发明了“失恋食谱”，大吃特吃甚至疯狂地吃，并力劝其他女人用形而下的“吃”去代替形而上的“爱”，凸现了一种顽强抗击男权世界的特殊反叛姿态。《世界之外，哪儿都可以》中的陈西西原本是一个快乐幸福、迫不及待地要投入婚姻的新嫁娘，但当在华丽盛大的婚礼上处处必须接受他人指令时，她突然醒悟到自己正在一步步被扭曲被物化——从选贞洁未婚的伴娘，到拍虚假夸饰的结婚照，到明明自己有房子却要象征性地将洞房设置在公婆家，再到被人引导着去吃指涉着女性传宗接代功能的半生不熟的面条、改换对公婆的称呼、接受他人对自己的重新命名……所有的繁文缛节实际都指涉着陈腐的男性霸权话语和女性走进婚姻便必然遭遇“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命运的悲剧实质。洞彻了婚姻乃是女人悲剧开始的真相后，陈西西愤怒了，毅然决然地从婚宴上逃走，“她可以永远不做新娘，但不可以一天不做陈西西”。这种逃离行为表达了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决绝维护和对爱情婚姻的彻底否定。于艾香的《夜深人静》《那萦绕在心头的字》《七八个星天外》《有爱即有忧》等作品也都以爱情和婚姻为主线，剖析了女性承受着传统与理想、心灵与现实双重撕扯的精神痛苦，正面描写并肯定了女主人公主动选择“离婚”和“婚外恋”行为的合理性，向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道德进行公开挑战，其间人性剖析和历史文化探源的犀利与深刻，读来令人心灵战栗。于艾香始终坚持在家庭结构、婚姻生活、两性关系的私人空间中对男性进行深入细致的解剖与考量，因为她清楚那些置身于公共空间里的男性，通常较之女性更习惯于戴着厚厚的面具。这正如张爱玲所说，人性往往只有在较为私密的空间内，才能真正显现出鲜活的个性真实。这些被传统男权文化塑形的男性，

一方面渴望得到优秀女性的爱情，但另一方面却常常对自己心仪的女人怀有莫名恐惧。他们表面风流倜傥、坚强自信，内心却充满了怯弱和不自信。他们或者根本不敢接受爱情，或者无法抵抗现实功名利禄的诱惑而放弃爱情。于是，经历过痛苦煎熬后的女性，就主动选择了“离婚”和“婚外恋”，把男人从她们的生活中像清理垃圾一样清理出去。这群主动或者被动地游离于婚姻状态的女性，已与人们传统阅读经验中的那些“弃妇”“怨妇”形象大相径庭，其姿态表征着女性对男权压迫的决绝抗争。宋潇凌的《个别女人》以女主人公柳翘翘与男性持续不断的情感纠葛和身体遭逢为叙事主线，全方位展示了其从问题少女开始，历尽悲欢之后对生活和爱情彻底失望的生活遭遇和心路历程。柳翘翘先后遭受了来自男性的一次次伤害，这些伤害使她逐渐产生了对男性的痛恨和对爱情的绝望，并在日积月累中形成了对自我心灵的巨大压抑。为彻底反抗男性对女性的压制与剥夺，她最终选择用肉体出击的方式来诱惑并惩治那些花心男人，以犀利、尖锐、不妥协的姿态对男性宣战。马枋的《生为女人》对女性反抗男权社会的描写则尤为强猛和特异。报社记者、农村打工妹、画廊女老板三位女性，因为都曾遭受过男人的种种伤害而同病相怜，于是组成了一个专为教训和惩罚男人的特殊“家庭”。在这三位女性心目中，男人已经不再是她们用心、用感情去爱的对象，而只是用理智去分析、去批判、去揭露、去报复、去憎恨的对象。正是这种对男人们的厌恶和憎恨，使她们获得了揭露和打击男人，报复他们的冷漠、贪婪、自私、虚伪的巨大能量。她们周密谋划、精心设计了一连串的圈套，让贪财好色的土财主失去了一大笔钱，搅得电视台主任焦头烂额心神不宁。在这种奇诡的抗争行为中，女性力求冲出种种镜像围困，打破历史为女性设定的性客体的陈旧角色，自我指认自我命名，彻底颠覆男权中心的文化反抗的积极意义显而易见。

当山东女作家们怀着对当今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爱情极度脆弱、道德极度荒漠化的社会现象的深切忧虑，揭示反映女性在两性之战中遭受的身心重创时，她们准确地把握了精英文化已然溃败的欲望时代对于国人尤其是女同胞的巨大冲击与挤压，令人信服地描写揭示出女性悲剧遭遇和命运在当下世俗文化语境中的必然性。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唯物欲为重为本能

为要的语境中，“爱情”已沦落为一种实现急剧膨胀的性欲望的手段和工具，成了首先被异化的对象，而女性则被供为“爱情”的首席牺牲品。女性们处身这种欲望恣肆、陷阱遍布的生存环境，实在难以逃脱为爱而牺牲的劫渊。路也的《饮食疗法》描写了两位青年知识女性万紫和千红因爱而遭受重创的悲剧经历；于艾香的《夜色迷茫》叙述了中年女性丁焕丽被丈夫无情抛弃的悲剧故事；郑建华的《太阳的手》则反映了农村姑娘月亮从农村到城市，总是摆脱不了被欺侮被伤害的悲剧命运。马枋的《婚之外》描写了三个女人爱情命运的坎坷悲苦：孟菲因为结婚初夜未见处女之血而引起了丈夫的猜忌，一本记录着初恋情思的日记更是给她的婚姻蒙上了阴影。丈夫对她既冷漠又不信任，随便找一丁点儿理由就冷嘲热讽时时挖苦，让孟菲感觉不到爱和家的温暖，一直生活在委屈和压抑中。于是，心灵孤寂无助的她只能沉迷于上网，遭遇了一场网恋，误入了一场感情风波。孟菲为此非常后悔，坦诚地向丈夫忏悔，却伤害到婚姻本已脆弱的神经。家庭的形式即便依旧存在，但婚姻已经没有丝毫爱和激情。敢爱敢恨的红叶和心机很重但不乏善良的凌荷，也都苦苦地追求着爱情，但同样都过着与真正的爱情始终隔膜的生活，在男人的无情伤害中逐渐走向叛逆与反抗。于是，被生活欺骗过的女画家凌荷在情人与金钱之间采取了游戏的态度，“设计”了别人也“设计”了自己；遇人不淑的红叶在恋爱的起点就怀上了身孕，恋人却一走了之，她只能独自面对一切难堪。三位女性遭遇不同却殊途同归的悲剧性结局，证明了一个惨痛的事实：女人的天空是昏暗的，女人的生存空间是逼仄的，女性个体在男权社会的压抑和遮蔽下，只能在平淡的婚姻和内在的情欲之间备尝撕裂的痛苦。这是女性们一个永恒的悲剧性宿命。

当山东女作家们以对当下物欲膨胀的都市生活之敏感与体验，生动细致地描写表现着女性陷身于物质时代欲望之海中的种种困窘时，理想生活永远只在别处、幸福欢乐永远只在别处就成为她们笔下女性身处的唯一现实情景和最真实的心理感受。于艾香的《生命的咒语》《情感记事》《七八个星天外》，马枋的《倾听时代》《生为女人》，路也的《我们的节日》《我是你的芳邻》《现实与梦幻之间》《幸福是有的》，宋潇凌的《个别女人》，

郑建华的《太阳的手》，张海迪的《绝顶》等小说都可为例证。这些小说中的女性，艰难地挣扎在竞争空前激烈的工作与令人灰心疲惫的婚恋双重压力下苦不堪言。一方面，她们作为职业女性必须从事紧张的工作，参与残酷的社会竞争，与男人们承担同样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却到处遭受性别歧视阴影的笼罩，不仅经常比男人们更多地面临下岗失业的威胁，而且时时会坠入被男人当作花瓶当作玩偶当作商品的陷阱；另一方面，她们被传统男权主义的女性价值观所要求和限定，在恋爱过程中努力扮演善解人意温婉优雅的丽人角色，在婚姻家庭里努力当好贤妻良母，把自己的智慧和灵性消耗在委曲求全体恤恋人、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的琐碎生活中——然而这恋爱或家庭却不能给她们丝毫安全感和支撑力，任何一点诱惑和刺激都能轻易击碎当下都市中的爱情誓约和婚姻之瓶。面对这一切，女性不得不付出较之男人们更多的精力和体力，同时也收获着较之男人们更多的辛酸与无奈。宋潇凌《个别女人》中的女主人公柳翘翘，时时承受着来自男性世界的沉重挤压，求职的艰辛和工作中时常遭受的性骚扰，使她备尝俗世生活的挫折与创伤，只能在心头无奈地咀嚼抑郁和幽怨。路也《我们的节日》中的“我”，虽身为受人尊敬的大学老师，但生活工作经历同样浸透了辛酸和苦涩。就连评职称，女教师所承受的磨难都要比男教师多得多——你若评不上，会有“女的就是不行”的议论；你若轻松过关评上了，会有“还不知她用了什么手段”的恶意猜测。你是沉入水底或浮出海面都不行都不对。于艾香和马枋也都在小说中发出了“做女人真难”“做女人太难”的悲叹。尽管几乎所有女性都怀着自己做命运主宰者的意愿并努力地奋斗过挣扎过，然而等待她们的却是一个共同性的惨痛结局——不管她们如何苦苦挣扎，如何顽强抗击世俗岁月和历史的洗劫，她们所渴望的理想爱情与理想生活都永远只在别处。自我救赎的无望已成为女性们难以逃脱的梦魇。

作为作家生命体验和女性意识的承载者，山东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激情如火的理想主义者，主要以张海迪的小说《轮椅上的梦》中的方丹、《绝顶》中的安娜等为代表。众所周知，文学之于张海迪，长期以来一直就是她抵抗苦难命运、敞开自我心灵、完成自我救赎、努力提升自我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最有效的武器。方丹，既是张海

迪创造出的一个文学形象，又显然重叠着张海迪自己的鲜活影像。她双腿瘫痪命运多舛，在生活中饱受磨难，但始终不肯向命运屈服，以顽强坚忍的意志与毅力勇敢地搏击人生风浪，最终找到了志高品洁的人格精神和念兹在兹的生命意义，撑起了自己的一片生活天地。深入骨髓的理想主义气势和精神，成为这位身残志坚的女青年不做生活的弱者而奋力进取的原动力。安娜则向读者呈现了理想主义者另一种高贵可敬的生存姿态。为充分验证和创造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她决定和一些男登山队员们一起攀登梅里雪山绝顶，向自我生命极限挑战。“梅里雪山”作为小说的中心意象，既是一座实指的山，更是一座虚拟的山。在安娜心中，“梅里雪山”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是一座精神的山、灵魂的山、信仰的山，能指向人类不可企及的某种精神高度。攀登梅里雪山绝顶，已成为安娜完成对于自我和现实的双重超越与双重征服的一种神性宗教。安娜最后倒在了向顶峰登攀的途中，与雪山融为一体，成为雪山迷人魅力的一部分，以肉体的消亡获得了精神的永生。通过塑造这些理想主义女性形象，张海迪力图对随意践踏理想、瓦解崇高的当下世俗烦恼人事拨乱反正，为广大女性乃至广大人生寻找一种生命热情的凝聚方式，寻找一条信仰危机的拯救途径，寻找一种精神的高度与力度。

第二类女性形象是一批愤世嫉俗特立独行、颇具“另类风格”的人物，主要以路也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为代表。作为既不被容于现实也不屑于与现实人群苟同的孤独个体，她们清高自许孤芳自赏，不愿意与世俗现实同流合污，拒绝男权文化男权话语的遮蔽，彻底抛弃了女性传统的被动德行和温良恭顺，哪怕是遭人误解也在所不惜。不论是《饮食疗法》中的万紫与千红、《大把大把的风声和歌声》中的千蕊，还是《我们的节日》《我是你的芳邻》《现实与梦幻之间》中的“我”，或是其他小说中叫各种名字的女主角，都是以瓦解和抵抗世俗为己任、伶牙俐齿四处出击、笑骂由人我行我素的年轻知识女性，她们与现实生活和男性世界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剧终》中的米群始终与周围环境和同学们格格不入，面对毕业分配时同学们的明争暗斗搏击拼杀，米群无动于衷，仿佛是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她最大的嗜好是“吃”，“吃并快乐着”成为她生命的唯一要义。

在一大盘香蕉和一个单位之间，她宁愿选择香蕉（本来有一个好单位想要米群，但当单位派人来考查时，她竟然只顾埋头大吃特吃桌上的香蕉而根本顾不上与考察人说话，结果这个单位重新选用了别人），最终她坦然接受了被分到毫不相干的造纸厂做秘书的结局。《别哭》中的朱点，在经历了初恋情人、前夫、偶遇电话情人的背叛与伤害后，公然宣布将一尊男性雕塑视作情人，惊世骇俗地宣称“在这颗星球上，挨着一尊雕塑比挨着一个男人更让我觉得心里踏实，我并不认为一个男人就比一尊雕像更可靠更值得信赖”。《南瓜小姐》中的卜吕，更是一个被世俗世界遗忘也完全忘掉了外部世俗世界的奇异的女人，她与世隔绝，终日只与南瓜相伴与南瓜交流，视南瓜为最亲最爱的伙伴。具有荒诞意味的是，卜吕最后竟莫名其妙地怀孕并生下了一只南瓜。路也通过塑造这些思想另类行为偏激的女性形象，宣告了对男权社会的挑战和决裂以及与世俗的势不两立。

第三类女性形象是一些心理有某种病态疾患的人物，主要以于艾香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为代表。《非常欲望》中的李驼驼在贫穷、屈辱和痛苦中长大，形成了一种极度敏感而又极度脆弱的病态人格心理。为掩饰自卑，她总是以与众不同的言行举止独标孤傲，但扭曲的心态与个性使她无法真正获得和拥有普通女孩的快乐与幸福。结婚后每天生活在委屈、怀疑、妒忌中，内心难得片刻的安宁，坠入疯狂便成为她必然的结局。《有爱即有忧》中的高伊君是个广受关注和好评的公众人物，作为“热心大姐”栏目的主持人，她常常为众多的读者排忧解难，提供婚恋心理咨询和帮助。但她自己却是一个有着严重心理疾病（受虐癖）的人，终日挣扎在追求/逃避、喜爱/厌弃的精神怪圈中，面对真爱不敢去爱，明知是陷阱却糊里糊涂地踏入，一次次婚恋所收获的都是无聊和伤害，最终死于不明原因的一场大火。显然，这些女性的心理病态和人性扭曲，是与当下的时代本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是病态的环境造就了这些人物的病态心理，是这些荒唐乖张的女人，印证着当下这个荒唐迷乱的社会，二者是互为参照互为依存的。通过塑造这些女性形象，于艾香深刻地洞开了在物欲横流和男权压迫的双重挤压下，广大女性的人格心理被严重异化、扭曲的残酷真相。

经由上述三方面思想意蕴的书写和三类女性形象的塑造，山东女作家